



范坑山岫宅：“刘郑宗祠”两姓缘

□ 郑望

虽然朴素得就像是一座农家土屋,却堪称范坑的“不二祠”。山岫宅两姓祠,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是以建筑形式“敦行教化忠孝传家,保境安民图强业兴”。都说“树是村里的‘乡愁’”,两姓人家尽可能让人的生活与古树名

木和谐共生。祠前有百年古树和红豆杉,真龙古迹洞口有镇山之王“无皮树”,八仙下棋盘、太白仙游峰、七曲岭风景马仙岩、七岩宝洞、五谷真仙神宫等风景树,成为村里最有标识度的风俗美;明末清初期间,由于政局动荡、盗匪横行、民不聊生。郑姓裔孙郑先华为了村宅的安宁,自发到泉州“少林寺”拜师学艺。他练就一身武功,返乡除暴安民,留下传奇故事与动人传说;1934年,山岫宅刘郑两姓村民大多参加革命根据地工作,其中郑老弟等15位村民献身革命,被评上“革命烈士”,还有20多位乡亲被评为“五老”。老红军刘发禄(连长)跟随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革命胜利后,他毅然选择解甲归田回家务农。有人为他感到惋惜,他却掷地有声说:“把家安在山岫宅,心底就会踏实。”

“两姓联芳,家和业兴”,直白表明了这

一祠堂秉承“家和万事兴”的理念。遵循“和顺齐家、勤俭治家、谨慎保家、诗书起家”为本的家规家训,处处彰显着“与人为善,与邻为伴”和谐友好。中国古语有云:“远亲不如近邻。”在山岫宅,不管谁家有红白喜事,不分姓氏大伙都会主动前往帮忙,家家不落下。比如一户建房、全村帮忙,义务帮工至少三天。每一幢房子都洒过全村人的汗水,邻里关系可见一斑;不论谁家遇着了困难,大家同样不遗余力伸出援手。2008年7月,村民郑贵清的孩子不慎从楼上跌下摔伤,送医住院治疗,开采的茶园没了劳力。正当老郑一家为这事发愁之时,全村妇女齐上阵,采茶、挑拣,将郑家茶园收拾得稳稳当当,让老郑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只要有村民子女考上大学,每户人家都会自发捐资助学。在村民眼里,这是村里的孩子、全村人的希望。在这个全村180多户人家的山村里,除了刘郑两个姓氏之外,还共同生活着曾、林、何等诸姓,保留着邻里和睦、友善互助的和谐好风俗,成为农村“美美与共”的生动注脚。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一起守护“记忆里的山岫宅”,“两姓祠”更有对“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当代诠释。今日山岫宅,文明古韵与时代气息相得益彰。古祠的砖瓦梁柱间,回荡着和谐“两姓缘”的传统余韵。

每当晨曦微露的清晨,在闽东福安的坂中森林公园,就有一道独特的风景,那是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阳光健步走队伍。规模百十人,五年如一日,他们用脚步丈量着大地,用汗水书写着坚持。

□ 吴宗森

阳光健步的风采

坂中森林公园,这片天然的大氧吧,是晨练的最佳之地。清新的空气,郁郁葱葱的树木,仿佛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健身天堂。在这里,他们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大自然的馈赠,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世界。鸟语花香,伴随着微风轻轻拂过,让人心旷神怡。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他们已经集结在森林的入口。

统一的服装,如同绽放的花朵,在晨光中摇曳生姿。他们脸上洋溢着自信的微笑,那是对生活的热爱,对健康的追求。随着队长一声令下,矫健的步伐迈出,踏着红色的塑胶跑道,穿过茂密的林间小道。那步伐,整齐而有力,仿佛是大地的脉搏,在有力地跳动;又像是时光的鼓点,敲响着奋进的节奏。

雄壮的音乐响起,为他们的步伐注入了灵魂。那音乐,时而激昂,时而舒缓,与他们的呼吸、心跳完美融合。他们随着音乐的节奏,扛着红色的队旗,摆动着双臂,迈开了大步,每一步都坚定而有力。他们的身影在阳光下拉得很长,如同一幅流动的画卷,展现出时代的风采。那飒爽的英姿,如同林间翱翔的雄鹰,自由而矫健;又似海浪中破浪前行的帆船,勇往直前!

休息时,他们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气氛融洽。笑声在林间回荡,如同清脆的风铃,传递着快乐与温暖。他们分享着生活中的点滴,讲述着健步走带来的变化。有人分享减肥成功的喜悦,有人讲述身体变得更加强健的体验,还有人分享着在健步走中结识的新朋友。这些故事,如同涓涓细流,汇聚成一片欢乐的海洋,让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阳光和希望。

五年来,春夏秋冬,寒暑不辍,始终如一。他们用坚持诠释着毅力,用汗水浇灌着健康。在这片森林里,他们留下了无数的足迹,也收获了无尽的快乐。他们相互鼓励,相互支持,成为了彼此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伙伴。他们的队伍,不仅仅是一个锻炼身体的群体,更是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大家庭。

如今,他们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他们的行动,激励着更多的人走出家门,加入到健身的行列中来。

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积极向上的力量,看到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坚持不懈,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角,都能在时代的舞台上,走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风采,唱出属于自己的美好音符!

像老樟树一样老去

(外一首)

□ 雷乐弟

四季的风,不知道多少次
路过这座乡村的小学,
它们不在乎一切。
就像行色匆匆的云,不在乎
我的悲欢或是你的忧喜。
是的,我送走过无数的风和云。
但我还在,就像小学里的老樟树,

经年累月地生长在这里。

我的四肢、头发、身体和肤色,
其实和老樟树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么跟你说吧,老樟树上安家的鸟儿,
那沙沙声并非全是我的欢笑,
没见我全身都在风中摇晃吗?
枝,叶,甚至神经末梢,
不可抗拒的感触到了恐惧!
而今我依然站在山岗上,
四肢像老樟树一样地舒展,
头发像老樟树一样地发芽,
身体像老樟树一样地老去。

月如钩

一把镰刀丢进夜空
不知要收割谁的梦魇
明知是一片荒芜的虚空
目光还是要往上爬
再把晶莹的泪水揉碎
散作满天星
再把思念捻成一根长线
月如钩
钓起千般愁

闽东赛岐,当年这里的轮渡码头,渡船载着车辆和人流,来来往往,如赛江之水川流不息。不承想,时代的变迁,一日千里。1991年8月28日,历时三年建造,全长487.86米、宽12米的赛岐大桥,横贯赛江东西两岸,成了闽东第一大镇赛岐通往各地的重要枢纽。而当年这里的轮渡码头,如今静静地匍卧在赛江之畔,它见证了岁月流转与时代更迭的历史沧桑。

作为当年与这座轮渡码头“朝夕相处”人流中的一员,我对这里的一砖一石,一物一事记忆尤深;随着年纪的增长,这种记忆时时浮现在我脑海而魂牵梦绕。

当年,正值韶华之年的我,初次与赛岐轮渡码头亲密接触,第一眼相见,我就被它宏大的场面和汹涌的人流震慑住了。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赛江的江面上,赛岐码头便在晨曦中渐渐苏醒过来。码头边的小摊贩就开始忙碌起来,他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不曾间断。轮渡的汽笛声淹没了车辆和人流的喧嚣……轮渡缓缓靠岸,车辆上岸,人们提着行囊,脚步匆匆地下船,人声鼎沸,攘来熙往。

从清晨到黄昏,赛岐码头上司乘、搬运工忙得团团转。傍晚时分,夕阳衔山。码头上的小商贩开始打烊收摊,准备回家。轮渡结束了一天的运营,静静地停靠在岸边。此时的码头,终于像宁馨儿一样进入了梦乡……

忆往昔,“黄金水道”赛江边的赛岐港,这里曾是闽东地区商贸物资的集散地。在

交通不怎么发达的那个年代,赛岐码头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了闽东北乃至浙南地区货物运输的一个枢纽。来自各地的车船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将闽东的特产货物运往各地。赛江码头上,搬运工人劳动的号子,喊得震天响,大有震得赛江掀起三重浪之势……

20世纪60年代末,水路交通的便捷,吸引了众多宁德地直单位在这里安营扎寨。

宁德地区造船厂、石油公司、航运公

赛岐码头

□ 王振秋



司、木材公司、土产公司、港航管理处、海事局等,就连农资公司也在这里设立农资站,通过水路将农业生产的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周边的县市、乡镇。而这些单位中,闽东面粉厂则让我记忆犹深。

每次踏入闽东面粉厂,机器的轰鸣声交织成一曲独特的乐章,像是迎迓老熟人的到来。卢先生当时是这家工厂的副厂长,我常常上门找他请教写作技巧,在他码着一本本书籍的办公室里,他与我畅谈文学写作,启蒙了我的创作心智。经年的文学切磋,我们成了忘年交。

有时,我在卢厂长那儿待久了,他挽留

我在工厂食堂吃饭。食堂的饭菜虽不怎么丰盛,我们却吃得津津有味。时至今日,我还不曾忘怀。

随着时代的变迁,作为闽东重镇的赛岐,陆路交通蓬勃兴起;尤其是改革开放,赛岐的路网建设更是有了质的飞跃,由是,赛岐码头的商贸功能逐渐式微,最终退出它的历史舞台。然而,作为曾经的“尤物”赛岐码头,生活在赛岐的老市民,不曾忘却它的历史印记。人们到码头边走走看看,以寄乡愁。一些老人时常会坐在码头边的石凳上,唠嗑家长里短,也有独自一人来到码头边兜兜风的,我见过有人望着江水良久而出神,仿佛是在捡拾年轻时的痕迹。若是双休日,还能见到低年级的孩童在码头上嬉戏玩耍,他们咯咯咯的笑声,给这座古码头平添了欢乐的情趣。

码头边老房子的墙上,岁月留下了斑驳的印记。这些房子大多建于民国时期,具有闽东建筑风格。青瓦白墙,历经风雨侵蚀,更显古朴古拙。房门窗棂,雕刻着精致的花鸟鱼虫图案;可以想象,当年住在这里的人家,生活过得还蛮惬意的。

赛岐轮渡码头,犹如一位历史老人,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与发展。尽管岁月的风沙吹皱了赛岐轮渡码头,然赛岐码头的故事,将永远在这片土地上流传,成为人们心中永恒的记忆。也许,它就像一首悠扬的老歌,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那动人的旋律,都将隽永在人们的心中……